

第十一册

冊府元龜

中華書局影印

第十一冊

卅府元龜

中華書局影印

冊府元龜第十一冊目錄

總錄部(二)

卷八三三	詞辯一	九八八三
卷八三四	詞辯二	九八九五
卷八三五	性質	九九〇六
	質樸	九九〇八
	訥	九九一〇
	醜陋	九九一二
卷八三六	養生	九九一六
	韜晦	九九二〇
卷八三七	文章一	九九二五
卷八三八	文章二	九九三七
卷八三九	文章三	九九四八
卷八四〇	文章四	九九六三
卷八四一	文章五	九九七三
卷八四二	知人一	九九七九
卷八四三	知人二	九九九五
卷八四四	守官	一〇〇一四
	勤幹	一〇〇一七
卷八四五	膂力	一〇〇二四
	趨捷	一〇〇三〇

	善武藝	一〇〇三四
	執御	一〇〇三六
卷八四六	善射	一〇〇三九
卷八四七	勇	一〇〇五〇
卷八四八	任俠	一〇〇六六
卷八四九	諫諍	一〇〇八六
	謀畫	一〇〇九二
卷八五〇	器量	一〇一〇〇
	才敏	一〇一〇八
卷八五一	友悌一	一〇一一四
卷八五二	友悌二	一〇一二六
卷八五三	姻好	一〇一三四
卷八五四	立言	一〇一四三
卷八五五	曠達	一〇一五三
	縱逸	一〇一五九
卷八五六	知音一	一〇一六六
卷八五七	知音二	一〇一七五
卷八五八	醫術一	一〇一八三
卷八五九	醫術二	一〇一九八
卷八六〇	相術	一〇二〇八
卷八六一	筆札	一〇二二三
卷八六二	起復	一〇二三五

卷八六三	生日	一〇二四六	卷八七三	訟冤二	一〇三四四
	名諱	一〇二四七	卷八七四	訟冤三	一〇三五二
	爲人後	一〇二五〇	卷八七五	訟冤四	一〇三六六
卷八六四	仁	一〇二五五	卷八七六	方術	一〇三八一
	信	一〇二五八	卷八七七	方正	一〇三九七
	儉	一〇二六〇		剛	一〇四〇二
	謹慎	一〇二六二	卷八七八	計策一	一〇四〇八
	好謙	一〇二六四	卷八七九	計策二	一〇四一六
卷八六五	報恩	一〇二六七	卷八八〇	獨行	一〇四二四
卷八六六	貴盛	一〇二七八	卷八八一	交友一	一〇四三二
卷八六七	內舉	一〇二九〇	卷八八二	交友二	一〇四四一
	自知	一〇二九三	卷八八三	形貌	一〇四五二
卷八六八	遊宴	一〇二九八	卷八八四	薦舉	一〇四六九
	錢別	一〇三〇〇	卷八八五	以德報怨	一〇四八〇
	好客	一〇三〇三		和解	一〇四八四
卷八六九	明算	一〇三〇八	卷八八六	游說一	一〇四九〇
	明地理	一〇三一	卷八八七	游說二	一〇五〇〇
	圖畫	一〇三一二	卷八八八	游說三	一〇五〇八
	博奕	一〇三一五	卷八八九	游說四	一〇五一八
卷八七〇	救患一	一〇三一九	卷八九〇	游說五	一〇五二七
卷八七一	救患二	一〇三二八	卷八九一	游說六	一〇五三七
卷八七二	訟冤一	一〇三三六	卷八九二	夢徵一	一〇五五二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 鼎 臣 參 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 國 琦 較 釋

總錄部 八十三

詞辯

夫辭不可已言必有中先民之所稱也而中代之後遂有枝葉泥宕忘返至於列國禦人以口給排難以舌端七雄之世變詐相尚於是有離堅合異之辯矯尾厲角之談當是之時訥言寡辭之士蓋泥於進取

冊府元龜 總錄部 詞辯

卷之八百三十三

一

矣漢氏而下亦曷嘗無其人哉原夫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美言可市伯陽之所稱利口惟賢周書之攸戒自非商確得失彈射臧否發揮治道宣暢德義華實之兼茂枝柱之靡窮使聽之者忘倦聞之者信服又惡足以稱哉

端木賜字子貢衛之明辯巧辭孔子嘗黜其辯

宰予字子我魯人敏給辯辭

鄒衍齊人其術迂大而閎辯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

正為下辭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

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

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辭以相移引人聲使

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

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初平原君厚待公孫龍以其

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納公孫龍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滑稽滑稽音國亂也滑稽者同也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訕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淳于髡之趙求救兵齊金百斤馬十駟淳于髡仰天

冊府元龜 總錄部 詞辯

卷之八百三十三

二

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

生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來見道旁有穰田

者操一蛇蹄酒一盃而祝曰歐窶滿篝篝籠也音構歐窶猶杯據也言豐年菜汗耶滿車汗耶下地田也言下地田五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

於是齊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

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是時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騁輿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奘炙轂過髡劉何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

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轆轤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尤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轆也

楚丘先生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尚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孫卿趙人也秦昭王問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卿曰

冊府元龜

總錄部

三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錫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

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在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是何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誦而樂之遠者踴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四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魯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

然遂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使軫於秦秦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五

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問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矍然而悟獵綴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誼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筮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炤之則行不炤則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六

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繇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

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
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
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
耗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
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
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
才賢不爲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
賢者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
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苕蕸棄於廣野蒿蕭成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七

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
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
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敢入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
以破敵國霸天下繇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
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
而神鬼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
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

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
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
上德不德是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
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
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
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不用府庫徙之不
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
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
子果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
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八

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
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
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
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
誇嚴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
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
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
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
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
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

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

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

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

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

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音所離騷經曰懷椒

米所以音神也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

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

預彼哉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曾一未有以異也久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九

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

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曹丘生薛士也時季布爲河東守曹丘生數招權傾

金錢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事貴人趙同等宦者與

賈長君善景帝布聞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

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詣布欲得賈長君書

也賈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說讀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使人先致書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諾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

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說音引入留數月

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袁盎文帝時爲中郎將淮南厲王謀反有司請誅之

帝弗聽遷之蜀盎諫曰淮南王爲人剛有如有行道死

陛下有殺弟名奈何王至雍死帝輟食哭甚哀盎入

帝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帝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帝曰吾高

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

不交睫不解衣曉目旁毛也交睫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魯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

之過魯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顛與然陛下從

代東六乘傳馳不測淵大臣亂乘傳而起雖責育之

勇不及陛下孟賁夏育皆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

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鄉讀夫許繇一讓許繇古高

天下於繇錄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繇四矣且陛下遷

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帝乃解盎繇此名重朝廷

吾丘壽王爲光祿大夫侍中武帝時汾陰得寶鼎帝

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

謂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鼎
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
長於公劉大於太王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
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邪明也漏言謂澤下沛如星之漏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
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施恩惠六合和同至於
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
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延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群臣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一

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漢馬援爲虎賁中郎將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
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
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荀恁光武徵以病不至明帝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
騎將軍開東閣招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
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簡下故臣
不敢不至

班超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後至西域都護射聲校尉

朱穆南陽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
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爲督郵因族勢爲有令德穆答
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
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
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至尚書

郭宏爲潁川郡上計吏正月朝覲宏進殿上謝祖宗
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潁川乃有此辯士
耶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數伏又朝廷
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地土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
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二

符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
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裘談辭如雲膺每捧
手嘆息公府連辟不應

鄭玄字康成初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
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
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閭劭有慙色後徵大司農

鄴炎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州郡辟命不就

董扶字茂安廣漢緜竹人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至侍中

鄭泰字公業爲侍御史董卓作亂公業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兇強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公業懼乃說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爲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

冊府元龜

總錄部
詞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三

連給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驚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

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

婦人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忘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強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權之以爲爪牙譬驅虎兇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猶以勁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賊官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

冊府元龜

總錄部
詞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四

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於榮陽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戴宏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鄴郡遭明府威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類同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

即日教署王簿

魏郭淮爲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黃初元年春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說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字景然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呂署軍謀掾在鄴嘗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五

泥潦宣欲避之閤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嘗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辭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館陶令諸葛源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源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

餞之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都鄆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耀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關如翰其英者若春花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濰水無以尚之於時客皆欲面縛街壁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心服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滑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又鄴典農石苞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輝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六

山嶽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軀游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戒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
日欲聞其竅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
數不竅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竅者智之所遇合
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
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
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
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
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七
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
竅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
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亡形是故生者能出亦
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
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
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
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繇性異而分
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清義見數不以
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
怪未暇斯務也輅爲少府丞卒

蜀秦宓縣竹人也郡辟命輅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
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
曰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
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篇事益有不可默然也子
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中經部 接輿
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
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
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雒繇文典六
經繇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
棘子成之誤况賢於已者乎論語棘子成曰君子先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八
主旣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
五官掾稱曰仲父必稱疾臥在弟舍纂將功曹古林
主簿王普厨膳卽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
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
也朴對曰乃自先漢已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
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
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
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
何如宓以簿掾類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
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汝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餘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夾正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鄱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宓後爲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十九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嚮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辭皆此類也

吳諸葛恪瑾之子也爲左輔都尉叔父亮爲蜀丞相

大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帝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師尚父九十秉髦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飲酒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至太傅

朱育山陰人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史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興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對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二十

二答而未視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嘆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火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繼

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大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謨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曉微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終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央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勾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鄧莫侯王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亦濟君於難楊州從事勾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

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

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

君曰是旣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

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先言其近者

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

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

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

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鄣大里黃公深已暴

秦之世高祖卽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微

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三十三

二十二

就矯手不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諒之信同操桺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竄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審謬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關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

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書
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繁盛
則御史中丞勾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
轍聯若春榮處士鄧盧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
斯敦山陰和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
柳朱永寧瞿素或一懸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
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
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
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
劉賈爲荆王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

冊府元龜

總錄部
詞辯

卷之八百三十三

二十三

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閔五年除東越因以
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
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到永建四年劉
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遷治山陰自永
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歲百二十九歲府君稱
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復爲東觀令遷
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屬文有口辯每所至衆人皆默因號
曰謐衆咸言其筆之執刀之執舌之執皆絕於人

冊府元龜